

棄權三票)通過決議,命政治委員會聽取猶太公會代表關於巴勒士汀問題之意見,並規定巴勒士汀人民其他部分所述意見,應交由政治委員會決定。決議通過後,猶太公會即將有關文件送呈全體大會,附有國聯治條約、貝爾福宣言、英政府白皮書、英下院中之聲明、美總統宣言、英政府之建議及猶太公會之答覆等。

大會政治委員會之議題：一為設立巴勒士汀調查委員會並確立權限；二為准許猶太公會陳述意見。關於第一問題在討論前有兩派主張：一派認為委員會應由中立國委員組成，五強及阿刺伯國家皆不在其列；另一派則主張委員會應包括五強及阿刺伯國家代表，英、美傾向於前一派，而蘇聯及小國則傾向於後一派。在職務方面，美、英、中、法四國主張應盡量擴大，使之可調查巴勒士汀問題之一切方面，蘇聯的態度尙未表示。六日政治委員會舉行會議，通過決議三點：(一)准許猶太公會與阿刺伯高級委員會以同等地位陳述意見；

(二)政委會未聽取巴勒士汀阿猶雙方人民之意見時，不作最後決定；(三)任命五人小組委員會，檢討巴勒士汀各團體陳述意見之申請，五人小組由哥倫比亞、波蘭、瑞典、伊與英國組成。關於調查委員會之組織，美國主張應由中立國組織，安理會五常任理事不

莫斯科四國外長閉幕

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是於三月十日開幕的，主要的任務在於討論德、奧和約，但經過四十五天的會議，因四國立場歧異，尤其美、蘇兩國之間，意見對立，所以結果對德和約，對奧和約以及四強防德公約都無法取得協議，不得不於四月二十四日正式閉幕。關於德、奧和約的訂立，經定於本年十一月中在倫敦舉行的外長會議中再行討論。

按會議至第七週後對於德國和約已陷僵局，至四月二十二日四國外長會舉行秘密會議，希望對奧和約有所成就，但以蘇聯對於奧國境內德國資產應包括被德人沒收之財

得參加，反之阿根廷曾提出建議，安理會五常任理事中至少應有三國參加委員會，將來也許還有新提案提出，在最後決定時，勢必又有一番激烈的爭執。蘇聯對於美國提議，已表示反對，堅持五強應參加委員會。

產在內一點，不願讓步，所以雙方無法取得協議。二十四日四國外長舉行末次會議，決定設立特別四國委員會，定五月間開會討論四強對奧和約意見不同之點，此外並通過決議三項：(一)下次四國外長會議，於本年十一月在倫敦舉行；(二)在聯合國大會閉幕之後，可在九月間在紐約召開臨時四國外長會議；(三)柏林盟國管制委員會，須於六月一日以前，起草限制德國佔領軍計劃，俾於九月一日起實行。二十五日美、英、法三國外長分別離開莫斯科返國。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於二十六日返東京

後，即與杜魯門總統會議，並於二十六日向全國發表廣播如左：

今晚我希望能把莫斯科外長會議所討論的各種問題的基本性質，使人完全明瞭。

這一次會議是討論我們所在爭取的和平的心臟。這次會議是討論歐洲的重要中心——德國和奧國。這裏是一個有很多受過技術訓練的人口的區域，有很大的資源和工廠，這裏近來前後曾有二次幾乎使世界瀕於浩劫。在莫斯科談判中，所有會議中關於義大利和巴爾幹條約的一切很顯明的異議，都被提出來，而實際上仍未獲得解決。

概括的談論和模稜兩可的方案並不能處理那些和我們未來文明有直接關係的難題。爲了處理這種難題，我們必須具體解決各種極端複雜的問題，諸如有關疆界，生產並管制萬千人民生活必需品等的問題。報紙和無線電的報道已使諸位熟悉外長會的日常活動，我毋庸多說，以免重複。然而由於我們所考慮的三大問題的性質至爲錯綜複雜，我遂有詳盡報告的必要，以抒述我在議席上對於各項問題之所見。

我們在莫斯科城應對奧和約和防德協定的希望誠有實現的可能。至於對德和約及其有關問題（多爲現行之德國問題）我們曾希望獲致原則上之協議，俾使我們的代表在他們於下次會議舉行前所進行的工作中有所遵循。

在這種廣播中，實際討論外長會懸而未決的種種

問題，誠是不可能的。我願喚使人們矚目於若干基本問題，這種問題一旦解決，其他異見亦可望隨之消弭。

煤斤問題 會議上不但要顧到某些問題在幾個月內對歐洲人民立即產生的影響，而且要顧到問題的複雜性。舉一個例來說，全歐洲亟切需要更多的煤斤，以供應工廠，公用事業，鐵路家庭的需要。但是盟國許多的煤礦無法開採，除非那些損壞的煤礦，採煤機械，鐵路交通以及其他設備工具都完全復員。這些復員工作需要更多的鋼鐵，而更多的鋼鐵又反過來需要更多的煤斤來製造它。因此，我們必須記住一點：當必要的復員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盟國鄰邦在最近的將來所可能獲得的煤斤量必然減少。

煤斤量的減少，其結果就使勞工方面，失業人數逐漸增加，物資方面，生產的振興曠日持久。這些物資原可以輸出贏利，用以購買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因此，生產的不振成爲煤礦復員工作必有後果。這種現象，使法國深受影響。於是煤斤問題的解決便成爲法國一項嚴重的難題。但在德國方面，除了美國的貸款以外，她必須利用煤斤從事生產，然後將產品輸出，換取必要糧食的進口。因此，其他各國，如英，蘇等也都受到直接影響，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而且，和鋼鐵生產有着直接關係的煤斤問題，背後是德國重工業基礎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以後可能再度成爲對世界和平的一種威脅。我引述這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些談判中所牽涉的種種複雜情形。

德國 柏林的盟國管制會提出在目前德國軍政府之下有關政治、軍事、經濟和財政情形的許多問題的

詳細報告。關於這些問題，各外長曾考慮到德國臨時政治機構的形式和範圍，以及籌備對德和約應循的程

序。
德國問題的談判不但牽涉歐洲和世界的安全，而且涉及整個歐洲的繁榮。我們的使命原爲討論一種長期條約的條件，但同時我們面臨着各種對歐洲貧苦人民具有重要關係的直接問題，他們正在呼求援助，呼求煤斤，糧食和大多數生活必需品，他們多半痛恨造成這種災難情形的德國。這些問題對於英，美人民，也有重要的關係，他們（英，美人民）不能繼續爲德國解囊，拿出數萬萬元來，因爲目前沒有採取措施，迅速終止這種撥款。

我所關注的嚴重而且基本的德國問題不外乎：（一）德國中央政府的權限；（二）德國的經濟性質及其與歐陸各國的關係；（三）賠償的範圍及性質；（四）德國的疆界；（五）所有對德作戰國家參與擬定並簽訂對德和約之方式問題。

外長會與會人員顯然都贊同建立一自足自給而且民主之德國，並加以種種限制，防止德國重新建軍。

中央政府問題 德國未來政府中央化的程度，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諒德國那樣的國家，個人權利與會社權利，傳統上缺乏足夠的力量，可以控制政府的權力運用。如果權力過度集中的話，那是非常危險的。

蘇聯似乎贊成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美，英兩國反對這類性質的政府，因爲這太容易轉變爲類似納粹集團的統治。英，美贊成中央政府的權力範圍有嚴密的限制，

其他權力保留給各州或各省。至於法國的主張，中央政府只能具有非常有限的責任。他們害怕希特勒政權在一九三三年攫奪國家大權的把戲，會重演於明日。

在尋常的情形下，各國對政府改組的性質，總有強弱不一的意見。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又參雜了一些對德國軍事力量再生的合理恐懼，以及對別有居心公開或隱著的慾望的焦慮。

德國的經濟 關於德國經濟制度的性質及其對歐洲的關係，各種異議甚至更為嚴重，難以調整。目前德國的經濟，因為沒有統一的行動，所以弄得殘廢不全，而且欲使德國重建到自給自足的地步，也需要立即決議。

對於德國經濟統一的願望，各方一致宣佈同意，可是等到討論管理這種統一的實際條件的時候，又各執一見了。在覓取經濟統一的努力中所遭遇到最嚴重的困難之一是蘇軍佔領區內的一意孤行，毫不顧慮到別的佔領區，而且蘇軍佔領區內所發生的一切情形，即使有報告，也很少。他們毫無合作的意向，而且拒不宣佈糧食的情形和蘇軍佔領區內取走的賠償的程度與性質。

蘇方無意和我們合作，按照波茨坦協議建立一平衡的德國經濟，是實現自給自足給德國和能够以煤斤及其他必需品供應其隣各國的德國的最大阻力。按德國各鄰邦的煤斤及其他必需品原多仰給於德國。英美兩國曾爲此而極力爭取蘇聯合作，結果是徒然的。英美兩佔領區遂爲改善德國的經濟局面而合併，這就是允許兩佔領區物資及生產品自由流通，以收調劑之效。這種合併曾遭蘇方無情的抨擊，認爲這是違反波茨坦協

議和分裂德國的步驟。蘇聯拒絕實施該協議，就是促成合併的惟一原因，但是蘇方竟未能了解此點。我們只好作如是觀。蘇方的抨擊除了掩護他們未能履行波茨坦統一德國經濟協議的事實外，別無其他意圖。我們若有些走向德國經濟統一的步驟，總較全然沒有強勝多，這是無可置疑的事。

管制魯爾工業區（歐洲的最大產煤區及重工業區）的性質問題，仍是辯論的對象。我們不應僅僅爲了獲致協議就對之有所決定，因爲極重要的考慮之點和未來的結果都和它有關。

賠償問題 此一問題極具重要性，因爲其他問題幾乎都將受其影響。若千身受德軍佔領和索圍市鎮備受德軍蹂躪的盟國人民，對於此一問題均極重視。

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以現款作賠償基礎的經驗，以及雅爾達會議後賠償委員會討論實物賠償的現款價值時所遭遇的困難，使杜魯門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在波茨坦會議上相信若要避免中止摩擦和敵意的話，必須對賠償的決定採擇他方面的基礎。他們商議的結果，同意一項賠償的原則，就是從資本性資產中支付賠償，也就是把德國工廠、機器等搬移到有關的盟國。

但是在莫斯科會議上，蘇聯官員完全不同意杜魯門總統與貝爾納斯先生對此項協議文字條文上的了解。關於這一點，英國的意見大半跟美國相同。

我們相信：波茨坦協定的原意並不包含從現行生產獲取賠償的意思在內。蘇聯極力反對這個看法。他們認爲前此雅爾達會議協定上曾經准許蘇聯從現行生

產中取得數十億元的賠償。這將使德境內一部分經常生產的工廠，不斷支付賠償，其結果也就是使德國恢復自供自足經濟的時期，爲之延長。美國政府曾經計劃三年內振興德國經濟，結束美國對佔領區居民的經濟援助。這樣一來，美國政府的計劃和希望便成全泡影了。

這是一個極端複雜的問題。四強曾經表明願見德國成一經濟整體的願望。我們必須在這一點上成立協議。

但是盟國之間也有過籠統的協議，如重新審查列入賠償項下可從德國搬移的工廠和設備等。他們明白：德國工業組織過度削弱的結果，不但將使德國自給自足的計劃，難以實現，而且將阻撓整個歐洲的經濟復興。有些工廠本已劃歸賠償搬移項下，但目前的需要把它們留在德國。對於這類工廠，美國曾經表明，願意着手研究從現行生產中取得有限賠償的可能性，但有一項諒解必須成立：現行生產的支付賠償不得增加執行佔領任務各強國的財政負擔，也不得使盟國貸給德國用作避免德國經濟崩潰的借款，因而拖延償還的日期。對於這個建議，蘇聯政府一直沒有反響。

疆界問題 德國疆界問題是一大爭端，也是與人員對於三巨頭有關德國疆界宣言含義不能一致的又一實例。由於戰爭末期蘇軍的迅速推進，德國東部人民逃到歐德河以西地區去的爲數甚衆。在波茨坦會議前，蘇聯就將這一帶少有德人蹤跡的地區交與波蘭。波茨坦會議時，杜魯門總統就面臨這種局面。在這種情形下，總統贊同三巨頭宣言，暫時承認這種局面，三巨頭宣

言有謂：「三巨頭謹此重申其意見，最後劃定波蘭西疆界線之問題，應留待和約決定。」

現在莫洛托夫却說波茨坦會議已就波德疆界問題獲致最後協議，並謂上述一段僅爲和約應決定疆界之謂，因此他認爲目前所應考慮的只有那些劃界的技術上問題而已。

美政府承認在雅爾達會議中所負的義務，對於波蘭在寇松線以東併入蘇聯的領土，在西部予以公正的補償。但是目前德國與波蘭間的臨時界線，如果永久存在，將使德國失去一部分領土，而這部分領土在戰前供給德國人民所仰給的糧食五分之一以上。顯然的，德國無論如何必須在很有限的疆界內，不但支持和戰前一樣多的人口，而且還須供給來自東歐的大批德人。

這種情形固然是無法避免的，但我們決不能任其更形嚴重。我們不願波蘭減少其戰前所有的資源。波蘭應得更多的資源，但是把邊界給予波蘭，對於波蘭並無裨益。因爲這些邊界將來或許引起各種難題，邊界不論劃在什麼地方，不應成爲對貿易和商業的障礙，歐洲的幸福完全繫於這種貿易與商業等。我們必須瞻望到一個民主的波蘭一個民主的德國，爲良好隣國的前途。

和約程序 關於對德作戰的各盟國如何參加德國和約的草擬與認可一事，意見各不一致。與此事有關的國家有五十一國。其中除四大盟國之外，直接從事於作戰的有十八國，當然作戰的範圍有大有小，各不相同。美政府的立場認爲對德作戰的各盟國都應該有機會參加和約的草擬與締訂，但是我們承認由五十一

國全體參加草擬一個條約，雖非不可能，實際上將有不少困難。所以美政府力圖促使各方一致同意於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包括兩種不同的程序，視有關的國家是否實際參加作戰而定。但各國都將有機會提出他們的意見和反對別人的意見，而各國都將出席一次和平會議，以通過一個條約。

曾受德軍佔領恐怖及在堅苦作戰中遭重大損失的國家，很難同意接受未受人力物力損失而離戰爭很遠的各國參加決定和約的條件。但美國認爲凡是對德交戰的國家，對於解決德國問題，都應有發言權。

四強公約 四強公約的建議是美國政府一年前提出的。我們希望這個簡單的公約，迅速爲各方所接受，在締造對德和約，解決德國問題之先，保證美國有意和他國密切合作，以防範德國的重整軍備。這個公約的訂立，將消除對未來的恐懼，使適合目前和未來歐洲需要的和約，便於成功。同時，我們又希望美國方面簽訂此項公約，將使歐洲各強國恐懼美國重採第一次大戰後步驟的心理爲之解卸。那時候美國先是對和約若干條文，堅持不休，然後又忽然退出，把執行和約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我們認爲四強訂立公約，保證繼續使德國解除武裝，會再度昭示全世界我們具有全部誠意，謀獲歐洲的和平安全。

但是，蘇聯政府針對我們的建議提出一連串的修正案。這些修正案足以使整個公約的性質爲之更改，使它實際上成爲複雜的和約。而且蘇方把許多對德問題基本上絕難獲致協議的要點也包括在修正案內。因此

我不得不下一個結論：蘇聯政府不是不願意這個公約的實現，就是企圖拖延時日，使它一時不致採納。至於這個問題的最後協議能否獲到，尙有待事實證明。但我相信美國方面，一定會固守目前的立場，堅持公約的簡單化並使它限於一個基本的目的——那就是使德國不能再度發動戰爭。

對奧和約問題 對奧和約談判的結果爲大部問題均獲協議，惟尙有數點仍無法解決，此數點均極重要。對於付給賠償及割讓卡林西亞與南斯拉夫，蘇聯表示贊同，惟其他與會國家均表反對。

蘇聯對奧境德資產問題極其重視，按照波茨坦協定，奧境德資產應歸與蘇聯，蘇方認爲凡在奧境之德國資產（其他三強認爲一九三八年三月德軍開入奧國後以武力強佔之奧人及盟國僑民資產在外）應一律視爲奧境德資產。蘇方拒絕考慮「強佔」一辭，其他三強則認爲「強佔」一辭厥爲決定何者確爲德國資產之重要準繩。

蘇聯並拒絕考慮任何折衷辦法，以解決此項爭端。一切寬取折衷解決的努力，都沒有結果。依我的意見，美國決不能承認這種顯然有欠公允的條約，而且這種條約將造成一個在弱而無援的奧國，足爲將來重大危險的根源。在會議的最後一次，大家同意委任一個委員會，定於五月十二日在維也納集會，以便重再考慮我們的異議，並設立專家小組會，以便查考德國在奧的資產。我們如欲履行我們的義務，承認奧國是一個自由獨立的邦國，並解除它佔領區的負擔，那末我們對於對奧條約，

當然應採取迅速的行動。

摘要 這些問題雖然很複雜，但其中關於中歐的特性和管理，尚有一種式樣可找。各外長同意：他們的任務是要奠定一個德國中央政府的基礎，促成德國的經濟統一，設立可能實行的邊界，並通過四強條約而成立有保證的管制。奧國應迅速解決佔領責任，而以解放國與獨立國的地位相待。莫斯科會議欲求意見一致是不可能的，因為照我們的看法，蘇聯是在堅持各種建議，這些建議將在德國設立一個中央政府，以便對於這個經濟必告崩潰的國家抓住一種絕對的管制權。此一政府在經濟上的崩潰是注定的，因為它地域不廣，人口過多，並將以大部分生產，抵償賠款之用，主要的是對蘇聯的賠款。蘇聯代表團對奧國也要求同樣的抵償，不過採取另一種方式而已。

據美國代表團的意見，這樣的計劃不但牽涉美國無限期的津貼，而且結果僅能造成德國和歐洲經濟生活的愈趨惡化，而必然引起獨裁和爭鬥。

我們的政府所代表的報道自由，必然包含一切諒解與論。但在莫斯科，以宣傳諒解情感與成見，似乎代替了諒解與諒解。蘇聯代表團對波茨坦和其他協定的指摘和解釋，與美國代表團所了解的事實，完全不同。關於各種建議，或對此種建議所提出的反對，其真正的用意和動機，當然是不能確定的，這是在任何國際談判中不可避免的。

但是不論上述的意見如何分歧，面對的問題如何困難，我們對問題的最後解決所已獲得的進展可能比

事先想到的更大。

把各方意見不同之處，一一顯現，這還是第一次。此後問題看得清楚些，未來的商談便知道該如何下手去解決懸案。各國外次都已明白各國政府對不同問題的準確觀點。那末，他們或能解決一些異議，或是把協議與不能協議的研究結果，提交報告，使未了的問題更為澄清。這就是下幾個月最大的希望。不管進步如何艱苦遲緩，而結果必然會有一些進步。這些事情對全歐人民的生活以及世界歷史的未來，都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我們不應該在大原則上遷就，以便反協議而完成協議。同樣地，對不同的意見我們必須誠意地求得了解。

在這個地方，我想到史達林元帥向我聲明的一段話。他說到這次會議時，認為這些都不過是對這個問題前哨力量的試探和接觸而已。過去我們有過許多問題發生過許多不同的意見，但好像已成為一個定規，人們在辯論疲倦之後，便明白協調的需要。這次會議上我們或不會有太大的成就，但他認為對所有主要問題成立協議仍舊可能。這些問題包括解除德國武裝問題、德國政治組織問題、賠償問題、經濟統一問題等等。我們必須有耐心，而且不要悲觀。我衷誠希望史達林所表示之觀點乃屬正確，我希望他的意見顯示在未來的會議中，蘇聯代表團將有較大的合作精神。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這兒所牽涉的時間因素。歐洲的復興已出於我的意料，遲遲未見實現。分化的力量愈見明顯。醫師正在深思熟慮，而病人却已奄奄一息。因此，我認為我們不應一再拖延而至無可救藥的時刻到臨時才有所行動。新問題與日俱

增。我們應毫不遲疑地採取種種可能的行動，以對付這些迫切的問題。

最後，我願就一種和我們全體人類都有重大關係的事的某一方面發表一己的意見。正和貝爾納斯之際過一樣地，我不能說請參院外交委會兩位首要委員相偕赴會，可是我却得到杜爾斯氏的極有價值的襄助，杜氏是共和黨參院議員和外交問題專家。事實上，在此次會議期間，范登堡康納利兩參議員於領導參院策劃外交政策新發展的工作聲中，曾明顯表達美對外事務措施態度中的兩黨性質。此種意見一致的跡象對於遠在莫斯科的我頗有莫大幫助。我認為今日世界的形勢和美國的處境已使美國人民採取一致行動的責任。這也就是我詳盡報告我對外長會意見的原因。

蘇聯的真理報於二十九日檢討外長會議的工作時，駁斥外界所傳會議失敗之說，該報評論如左：

六個星期來，全世界輿論界都以熱切的關心注視着在莫斯科開會的外長會議的審議經過。

外長會議以前的歷屆會議，從來沒有一次引起過所有一切國家中形形色色的社會人士與政界人士這麼強烈而集中的興趣。而這完全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因為在這次會議的議程上，列着最重要的諸問題。

這首先就是指那對歐洲和平與安全具有決定的重要性的德國問題。籌備對德和約，就要履行大國保證履行的並已明文載入雅爾達會議的決議案的那些莊

嚴義務，雅爾達會議的決議案中規定：『德國永遠不再能夠擾亂全世界的和平。』

莫斯科外長會議已結束其工作，自然要來把它做過的工作評價一下。

首先就不能不留心到這次外長會議所遭遇的諸任務的範圍與意義，這是不待言的。縱使外交談判的歷史，大概從來不曾見過具有這麼重要性與複雜性的任務。解決這樣的任務，當然就需要許多的時間，耐心和堅忍不拔的努力。

大概無須論證就可以明白：這些任務決不會僅由外長會議的一次會議結果就能予以解決的。值得回憶一下：對德國各個舊附庸國的和約的籌備，也曾差不多化費了十五個月的時間。

但是，這次外長會議議程上所列諸問題的重要性與複雜性，還不是評價它所做的工作的唯一尺度。

莫斯科外長會議，是在一種緊張的有時是很尖銳的鬥爭的氣氛中進行的。克里米亞與波茨坦兩次會議關於德國的決議應否履行的問題，便是這種鬥爭的焦點。蘇聯代表團始終一貫地，堅忍不拔地，努力要確保履行這些決議，蘇聯代表團堅決地反對主要是由美國和英國代表團發出的企圖，即妄想背棄波茨坦與雅爾達的決議，而要用別的決議來代替這些決議。這是由於某些強國想要迫使別的強國接受他們的意志。因此就完全可以了解為什麼有人一再企圖提起早已決定了的諸問題，這樣來阻撓外長會議的工作，而妨礙它的進展。

那麼，如果我們用上述的尺度來判斷，這次莫斯科

外長會議的結果是什麼呢？

讓我們首先來看這次會議的文件罷。這些文件很清楚表明已經完成了不少的工作。關於德國問題的一大串的各主要方面，都已達成了協議。關於清算普魯士，已通過了決議，那是很重要的，因為足以促進德國國家的民主改造。關於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化，肅清納粹，和實行民主化，都已通過了若干其他決議。關於所謂『被迫移植的人』以及關於德國的領土變更，也都已達成了協議。關於德國和約籌備程序，也已有了很顯著的進展了。關於奧國草約，已成立一委員會，審議這個草約中的若干條款，以便遣派代表出席這個委員會的各國政府的見解，加以可能的調整。關於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把德國戰俘遣送完畢的決議，也是具有重要性的決議。

這便是這次外長會議工作的第一個結果，而且是完全具體的結果。

外長會議的第二個結果，便是在會議期間，關於履行克里米亞與波茨坦決議一節，每一個國家對德國問題的真實態度，都已明朗化了。這個結果是具有異常的重要性的。

不應該不注意到：由於這次外長會議討論的結果，德國的實際情況變得舉世皆知的了。在蘇軍佔領區中，關於解除軍國主義化，關於肅清納粹，以及關於德國人民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都已著地實施了；而在西部佔領區，關於消滅工業上的戰爭潛力，做得完全不夠，這一點可以從魯爾問題的實例看得出來。德國獨佔資本的

鉅子，以前的希特勒份子，在西部佔領區中，往往繼續把持經濟生活的主要地位，而起著領導作用。關於西部佔領區的民主化工作，也做得不能令人滿意。

不能不指出這一種不良的結果，就是直接由於不肯履行波茨坦的決議。由此可見，為履行克里米亞及波茨坦決議而鬥爭，決不是附帶的鬥爭，而是呈現出這麼一種尖銳性質的鬥爭。

應該認清：妄想修改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決議而作的一切企圖——美國和英國代表團就曾一再發動這類企圖——已告失敗了。克里米亞與波茨坦的決議，依然屹立不動。而這毫無問題地應歸功於蘇聯代表團，因蘇聯代表團堅忍不拔地維護大國團結一致的政策，維護了一致協議的決定應予履行的原則。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句，莫斯科外長會議已經為德國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基礎。

然而，關於基本問題的討論還沒有完畢，尤其是關於德國的經濟原則，關於德國戰後工業的水準，以及關於賠償問題。

記得蘇聯代表團曾經聲明過，認為經濟原則跟蘇聯代表團視為無上重要的賠償問題有着有機的聯繫。德國賠償問題既然還沒有解決，奧國條約問題的解決也就擱下來了，因為奧國條約中主要條款之一，是和奧境德國資產有關的。

蘇聯代表團願意在和平經濟原則有關的若干點上迎合他國的代表團，只要他國代表團在賠償問題上表示互惠的條件就行，然而蘇聯代表團的願望並沒有博

得應有的影響。毫無疑問，前面還有不小的困難。但是，要擬定四強一致協議的決定，本來不是一種簡單而輕易的事情。不過，可以說一句，如果保持在歷試不爽的而且實際證明有效的國際合作的方法，就有一切機會來擬就大家協議的決定了，這樣的決定會以符合國際和平及安全利益的精神來使德國問題獲得解決。

莫斯科外長會議結束後，外國就紛紛加以廣泛的評論。除了對這次會議做的工作所加嚴謹的客觀的評價以外，我們還聽到不少對莫斯科外長會議的結果表示「失望」的聲音。這特別是指那些人士，他們一心希望取消或者至少這樣修改克里米亞及波茨坦的決議，以便終於排斥了盟國間已經商得協議的這些決議，這樣子來為某些強國的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傾向鋪道，這種傾向目下正日益顯著。

英國的觀察家，就已表示這種意見，該報要求排斥「波茨坦的原始的而且受拘束的精神。」

美國若干著名的社會領袖與報紙，也以同樣的精神這麼說。他們極力要把他們的失敗說成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失敗，他們自己原來想取消同盟強國在波茨坦以及別的地方通過的原則，結果却失敗了。

全世界人士都能够適當評價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審議經過及其結果，因為這種工作的進度已經表明了：走向穩定和平與安全的道路，走向民主和平的道路，要經由履行崇高的義務才能達到的，當大戰方酣的時候，以及在戰勝希特勒德國之後，大國都曾保證過要履行這些義務的。

蘇聯代表團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中努力以赴的，正是為的這樣的道路，蘇聯代表團為史達林的外交政策的諸原則所感召，史達林的外交政策便是為爭取持久的民主和平，為爭取基於平等的真正國際合作而奮鬥的一種政策。

五月五日消息報發表社論，正式指責馬歇爾

美國眾院辯論援助希土法案

美國總統杜魯門於三月十二日出席國會兩院特別聯席會議，發表援助希臘、土耳其的演說。此後即提交國會討論，至四月二十二日參院以六十七票對二十三票予以通過，原文如下：

「希臘與土耳其兩國政府曾向美政府請求立即予以財政及其他之援助，此種援助為維持該兩國國家之完整及其自由民族之生存所不可少者。

該兩國之完整與生存，對於美國及一切愛好自由人民之安全，極為重要，並有賴於此時獲得其所請求之援助。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已承認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之間邊界上所有不安定情形之嚴重性。目下之危急局勢，如果予以應付，則安理會由於其委員會進行調查之結果，對於問題之此一方面以後或

之宣言為「歸咎蘇聯，意存誹謗。」

莫斯科會議閉幕以後的國際空氣是黯淡的，但尚未至絕望的境地，僵局的是否能夠打開，現在已經超過外長會議的階段，而是有待於更高一層的政治領袖的決策了。

可負起完全之責任。

糧食農業機構駐希使團承認希臘向聯合國適當之機關及英、美兩國政府請求此種援助，實屬必要。

由於目前聯合國未能以亟切需要之金融及經濟上援助給與希臘、土耳其，後由於美國以此項援助給與希臘、土耳其兩國對聯合國全體會員國之自由及獨立均有莫大之貢獻，且暗合聯合國憲章之原則與宗旨。以是美國參眾兩院議員謹此通過之無論其他法律之規定如何，總統可於退認為有利美國之範圍內，隨時應向希臘、土耳其兩國政府之請，並按照渠所決定之條件，援助給與希臘、土耳其。

第一節

(一) 以貸款、信用借款、贈款及其他方式提供金融上之援助。

(二) 以遴選方式協助希臘、土耳其兩國人士受聘於美國政府，已修正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法案（五二）成文法四四二（二）之規定適用於按照該法案遴選之人員，亦適用於按照本段遴選之人員。